

责编：程建华 E-mail:158050557@qq.com
2025年6月12日 星期四

为斑鸠鸣笛

5月5日。山里小住的第二日。当日立夏，蝼蛄低鸣，蚯蚓掘土，瓜蔓布藤；屋外觅食的斑鸠，咕咕声声。生长的旺季悄然来临。

五月的斑鸠，散落在山里，随处可见。这鸟，不怕人，收羽在屋脊篱园或马路田间，闲情碎步，偶尔发出低沉浑厚的鸣叫。此时，我坐在院门边喝茶，一只硕大的斑鸠，就在跟前的马路上踱步。

远处，驶来一辆轿车。不知为何，缓缓地停在我前方，鸣笛不止。窃以为是熟人，打喇叭招呼我。良久，才明白车内的人在向那只路中间的斑鸠鸣笛示意。

倏忽间，我内心仿佛山间解冻的野流，不安分起来。

1986年，诗人海子向年长他几岁的苇岸推荐了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。至此，两个万水千山、相隔百年的散文圣手，踏着时光的鼓点，默默会晤，静静握手。这两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大地朝拜，向自然致敬。他们是两道道德的光芒！苇岸和梭罗用笔描绘着壮丽的万物，用内心的谦卑和感激亲吻大地，无声地鄙视人类的妄为。从胡蜂到杜鹃，从麦子到白桦，从日出到大雪……苇岸一直在丈量文明的高度；从南来的风到四月雨一月霜，从一只蜘蛛到星星和月亮……梭罗从来没有孤独过。

二十多年前，苇岸向我们廓清了一个问题：对待万物的态度，就是我们内心的高度。

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的态度很不好。我打小长在山里，后来负笈求学，落户城市。住在城里，充斥着许多奇怪的问题：老人倒了要不要扶，无人的间隙要不要等红灯，车子过水沟时要不要减速，丢垃圾时要不要扎好袋口……那些年，身边充斥着气粗如牛、自私戾气的气息；那些年，我们步履匆匆，无暇为一只鸟停留，更不会为一只斑鸠鸣笛。

林清玄：心美一切皆美，情深万象皆深。

今天，我在山里看见一个不知名的过客，认真地向一只拦路的斑鸠鸣笛。这对于曾经粗糙的乡风而言，很显然是一种不易察觉的变化。山里的日子丰赡而悠慢：小格局，小精明，小情调；慢慢剔牙，慢慢唆烟，慢慢喝茶。在这文火慢煲的日子里，一切变化都不着痕迹、悄然无声，但又深沉得很。

我想，这件事绝非偶然。院门前，车已过，斑鸠不见踪影。此时，微风吹过又吹远。

二伯的家宴

5月21日。小满，百谷成熟，天气炎热起来。住在山里，最有福气。天气虽热，却有山风、河风、过堂风；各种果蔬亦已灌浆饱满，口福自是不浅。

二伯家的院子正对风口，清风猎猎，是纳凉的好去处。夏日里，总少不了三五人窝在二伯家，借着过堂风，谈天说地。这是一座以旧建新的房子，前院是旧屋，顺着穿堂过去，是新建的三层小洋楼。旧屋的院落里，种满了水果，青梅、黄杏、鸭梨、枇杷、小番茄……这些果树，守着二伯的老院子一年又一年。

我是奔着香瓜去的。这几年，年年回故乡山里避暑，我都会去二伯的院子里摘香瓜吃。这个习惯，在祖母还在人世的时候就有。那时生活过得紧巴，二伯是不轻易许人摘他的香瓜的，包括我在内。小时候，我总是趁二伯不在，顺上三四个，边吃边跑。二伯发现后，骂骂咧咧的：光伢，又偷香瓜，我还要卖钱给你娶二娘呢！这时候，祖母总会挺身而出：吃几个香瓜怎么了，就能吃没了你媳妇？

时光款款，岁月深深。如今，祖母已作古，二伯娶的二娘都做奶奶了。现在，二伯回回见我都会说：光伢，香瓜不吃，烂了。中午的阳光，在二伯家的新楼和旧院之间，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有如静态的油画。我坐在穿堂的马扎上，沐着风，吃着香瓜。二伯蹲在边上，唆着纸烟，缓缓说道：光伢，中午在这吃饭。

趁着二娘下厨的间隙。我握着第三个香瓜，边吃边转悠。老院子里，柴房还在。柴门虚掩着，我探身往里看了看，空落落的。以前，这里铁锁把门，装满了柴禾。在农村，人畜的饮食、冬日取暖，都要靠柴火。谁家的柴房饱满，无疑是家底殷实的一个旁证。柴房的土墙上挂着一把木犁，像水牛风干的骨架，木犁上吊着一个牛笼嘴，积满了灰尘。现在山里的田地耕作，很少用到牛了。夏风拂过，牛笼嘴上的灰尘散作一团薄雾。我仿佛看见祖父披蓑戴笠，牧着牛，在江南的烟雨里，扬鞭吆喝……

二伯的家宴，设在新楼。一桌子菜，全在燃气灶上烧好的，省事、便捷。新屋对开的红漆铁门上，雕花镂空，大气典雅。厅堂里，两组沙发，一组茶柜，正中摆着一方实木大圆桌。冰箱、空调都在亮灯工作。二娘在用很讲究的唐宗筷

S

月光城 散文

拨弄着炖肉；堂弟媳妇在摆放切好的瓜果；二伯慢腾腾地斟着酒……满堂的新气和贵气，反倒使我这城里人有了三分拘束。唯有正堂上挂着的祖母、祖父的遗像，有几分旧气。两个老人，在木框里，看着一桌子热气升腾的鱼肉，会不会在天国里唠点前尘往事呢？

书生二十年，故园三千里。我生于山中，飘在城市，疏于山里的人事很多年。殊不知，如今的山乡和从前已是云壤之别了。正是：年光似鸟翻翩过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

山里日长，酒喝得慢。可二伯已微醺。

寂寞浣纱石

5月22日。雨后初霁。昨夜，风满谷沟，雨罩山岚。清早起来，推开老屋的木门，青山苍苍，河水汤汤。山里的清早，有如花间词，婉约、清秀。

山庄半醒，还未全然热闹起来。早起无事，决计去河边走走。

在山里，雨后的河流，仍然清澈。不同的是，没有以前热闹了。小时候，你还在捂一床涓涓清梦时，便有一群美丽的村姑，三三两两聚在河边，用捶衣的棒槌敲醒了山里山外。那一块块沾满皂香的浣纱石，在时光和巧手的抚摸之下，光润如玉。每一块，都见证了一拨拨村姑青丝变白发的过往，也偷听了一桩桩女人家的家长里短。

浣纱石，古而有之。名气最大的，莫过于当年苕萝山下、浣纱溪旁，西施洗衣的浣纱石了。那个自小随母浣纱的山村女子，貌可沉鱼，色可倾国。只可惜，“若到天涯忆故人，浣纱石上窥明月”，当年的绝代佳人终究也只是帝王复仇的物什罢了。

岁月千年，往事如烟。西子的那一方浣纱石已经淹没于历史的流沙之中，然而，我眼前的浣纱石，却真真切切地存在着。山里的女人们，没有因为那浣纱石成就一段传奇历史，却曾经一度在那些青石板上，搓洗着平凡的日子，浆洗着辛勤的汗水。

我的记忆中，山里的女人没有什么地位。山上田里，当壮丁用；屋内的事，男人更不会插手。天麻麻亮时，女人们便在河里浆洗，棒槌击打着浣纱石，一声盖过一声。接着，回家晾晒衣服，喂鸡鸭，生火做饭。饭后，洗碗，下田。其间，免不了还得受男人的诘责，却只是闷声不语，无言地受着。我祖母如此，我母亲如此。

生命多像河流，丰歉荣枯，祖母辛苦一生，已然去

了，母亲也是灯油将尽；生活多像河流，九曲向东，虽曲曲折折，总归是一路奔流不止，汇成大川。

河流奔走，时光奔走。唯有那些老龟一样的浣纱石，潜伏在水草边，寂寂寥寥，不动声色。那些曾经踏着晨星与浣纱石为伴的女人们，老了，去了，或者在享福了。新一代山里的女人们，大多无需上山下田，无需河边浣纱，更不会逆来顺受，听候男人们习惯性的差遣了。

天已大亮，渐有人语。只是，河水静谧，不见浣纱人。

我想，只要这些浣纱石还在，谁也不敢说：山里没有历史，没有变迁。

最懒的阳光

6月5日。我山居满月。是日芒种，螳螂生，梅雨起。也是怪事，上午下雨，下午天便晴了。此前，雨水商量好了似的，下得一点不含糊。况且，即便是雨天，也是没有一丝凉意，闷热而烦躁。所以，即便是苦夏，下午骄阳挂天了，我仍是满心的欢喜。

山里的阳光，没那么毒，很温驯。天放晴了，此时此刻，山居一月的我适宜做什么呢？在城里上班之余，教书、写作、钓鱼、观影、下棋……生活安和安稳，在山里度假闲居的日子里，走亲访友，游山看水，松散而舒适。那就什么也不做罢，且静坐，且闲茶。

连日的雨水，洗净了山川河流，山鸟立在树杪不闹腾，安静地梳理着羽毛；屋脊上的青苔在阳光下闪着钻石的光芒；院子里的狗，像战马一样踏着潮湿的泥土撒欢；马路上，雨后出行的人，不紧不慢——一切都那么懒散，阳光不急不躁，仿佛世界都在烛光的安宁里。

古罗马诗人维吉尔说：谁敢说太阳是假的。

阳光曾经一度离我们很远；或者，我们曾无暇为一缕暖阳驻足。那些年月里，我们的先辈或为一碗黄粱填肚披星戴月，或为一方金瓯无缺夙兴夜寐，或为一种思想精神呕心沥血……唯独，无暇在懒懒的阳光里打盹、做梦。

只要有阳光，只要阳光这么懒散；每一寸阳光中都有欢喜，每个地方都有禅悦。重新审视我们曾忽视的光亮，总能把心中的阳光唤起。

也许，我们内心的追求远不止这懒懒散散的阳光；也许，我们最终追求的就是那懒懒散散的阳光。那一种懒是：当你自然醒来，推开窗，阳光和你和大地都在。

山居手札

张旭光